

文

通

文通

丹徒馬建忠

虛字卷之八

提起連字八之一

凡虛字用以提承推轉字句者曰連字。

故連字界說明分四宗曰提起曰承接曰轉換曰推展四宗連字其不爲變而有當虛字之稱者蓋寡蓋皆假借動字狀字以爲用。

連字用以劈頭提起者本無定字而塾師往往以夫今且蓋四字爲提起發端之辭今姑仍之。

爾雅郭叙夫爾雅者邢疏云夫者發語辭亦指示語孝經諫誨

章註疏云夫發言之端劉瓛云夫猶凡也而凡亦代字然則古
人以夫字爲發語之詞者亦非定論總之夫字以冠句首者皆
以頂承上文重立新義故以夫字特爲指明是則夫字仍爲指
示代字而非徒爲發語之虛字也

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兩夫字皆頂承上
文重推一義而以夫字特爲揚明耳陰四夫州吁阻兵而安
忍阻兵無厭安忍無私乘畔殺難以濟矣夫兵阻火也虎
獸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
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連用三夫字皆頂承上文特指其人

其事以爲推論耳，故夫字必用於論事之文者此也。汲黯列傳去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李斯列傳夫斯乃上素布衣，圍卷之帶，首上不知其爲下，遂擢至此。張陳列傳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屈原列傳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項羽本紀夫拔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蒯，龐夫微之罪，滅之不可追如此夫。以上所引夫字，或冠頓，或冠名，或冠句讀，皆以特指其人其事而爲更立一義之地耳。

今狀字也，文中往往先敘他事，而後說到本題，則用今字，是今字非以別時也，乃以指見論之事耳。今字助以也字者，亦習見。

焉、

孟今無虛其民，王往而征之，上言湯征葛，今說到本題齊伐燕，故以今字冠之。又今陰紹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謂可以爲善國，上言人皆可爲舜，今說到治滕亦然。文十八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或二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我，也。又今晉子運理稱侯而曰盡喪其飭而已，准陰侯列傳今非陞之也，事不得方軌，時不得成列，齊策古之五帝三王五明之說也，食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此今韓梁之自未嘗始而齊民獨不也，非齊弱而惟梁疏也，齊

遠矣而離衆近今齊將近矣燕相國世家今華何未嘗有并
焉之勞徒持文墨謀論不戰顧反厲臣等上耳也諸引今字
皆承上文而拍到本題也國策說士修陳利害反覆譬喻後
落到本旨則用今字以起句更有如所引齊策之運用今字
以取勢者

孟今也不然上引古事落到今時今字後助以也字則辭較
爲急切又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助也字文勢一頓
有疑訝之辭又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責則不馳齊澤不下於
民今也同上至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又寓言云衆因兩間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兩節皆以向今兩字對待。則言時矣。鄉向同。

且字冠於句首者。緊頂上文再進一層也。亦有助以也字者。且字在句讀中者。不一其義。而非連字也。

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盡於天下。頂上文以齊易王之可惑。卽文王有德之久而論。猶尚如此云云。故且字更進一層。以明所惑之是。論且爾言進矣。上賈二子當諫。下將書二子居位不去。不得辭其責。故以且字進說也。又且而

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齊策且顏先生與
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屬都，人間世且苟爲
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大宗師且汝夢爲鳥而厲
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諸且字之在句首，皆頂接前文，更進一層說。大宗師云且也，
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間世云且也。若與
子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兩
云且也。義與單用且字無別。

且字雜出句中者，爲義不一，而皆狀字也。今附誌焉。馮章世
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歛時，未可多發萬人屯

守之且足。後漢馮魴傳。武等聞帝至。皆自二別負鉄鎖。將其
未請罪。帝且赦之。曰且足。曰且赦。並是聊且姑且之辭。又孟
且人惡之。又然且至。又管仲且魯不可召。孔融傳。建無老成
人。且有典型。諸且字。皆且猶之解。秦本紀。賓客至。臣有能出
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項羽本紀。不者。若屬皆且
爲所虜。杜欽傳。飲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諸且
字。猶云將且也。國策。取其地。且天下之半。與柳中丞書。環視
之師。殆且十萬。兩且字。幾且也。又詩。終風且塵。郊祀志。貫帝
且戰且學仙。趙鎡傳。險道傾仄。且駢且射。李陵傳。且戰且引。
南水經注。且田且漚。諸且字。又且也。凡兩且字。皆兩務之詞。

言方且如此又復如彼釋詞引公序元且如桓立則恐大
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又隱三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
矣燕策燕南附趙則趙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
重且帝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謂三且字皆借也若也
假設之辭不知所引三節如使苟三字各有假設之辭不必
以且字爲解三且字皆承上文而另申一義之連字也古人
用字各有各義不可牽混且假設之詞有不必書明而辭氣
已隱寓者如釋詞引呂氏春秋知士篇劑貌辨答宣王曰王
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不仁革太子更立衛姬
嬰兒校師靜郭君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

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又去尤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
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窳也
今綬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窳滿則盡任力矣兩
節謂且靜邾君云者齊策且作若而且組則不然者亦與若
同義不知且靜邾君一句原是假設之事而且組則不然者
申明事理並無假設之意何以強解爲哉且假設之辭氣有
時隱寓於句讀而不必明言者至且字在句讀中實無義之
可解者經史所罕見而亦時雜出於諸子之書

蓋字正義云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便概略陳如此未能究
竟也劉瓛云不終盡之辭然則蓋字用爲狀字者多而用若提

起運字冠於句首者實罕見也

高帝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預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以蓋字提起者，然細玩此詔全文，乃知高帝胸中先有治天下必與賢人共之之意，故以古爲證，而以蓋字起之。是蓋字仍有大率辜較之義，而非徒以發語也。明矣。董仲舒天人策第二起云：蓋聞虞舜之世，第三起云：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兩策之起以蓋字者，與求賢詔蓋字，史記習用以傳疑如大宛列傳云：臨大澤無涯，蓋乃北海云。貨殖列傳云：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老莊列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封

禪書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云、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此蓋上文所言諸事不可根究、故每云蓋以疑之、此卽辜較之意也、蓋字有用於句中者、如周本紀云、西伯蓋卽位五十年、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平原君列傳云、賓客蓋至者數千人、諸蓋字雖在句中、義與前同、仍不外辜較梗概不定之意、

至夫字合今字曰今夫、合且字曰且夫者、皆各循本義、並無別解也、

中庸云、今夫天、今夫地、今夫山、今夫水者、承上文渾說、而今

則分提四項也。夫指分提之物也。鄒陽上書云：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此節以今夫起者，今說到本人寒士夫指之有激昂慷慨之氣，故柳子厚墓誌銘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誦詡強笑，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段文氣與前節相同，統觀所引今夫兩字，皆各循本義。

鼂錯言邊務書云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所云且夫者且字頂上文而更進一層也夫則重指其事耳逍遙遊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魏策云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嘗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蓬府庫之財填虛山

之聲而不悔也。所引諸節，以且夫兩字起者，皆各具木義而
有此一提文氣亦爲一振。

是則夫今且蓋四字，古未有以爲發端之辭者，惟以頂承上文
而弁於句讀耳。惟然而名爲提起連字也可，不然與承接連字
何異。

承接連字八之二

承接連字者，所以承接上下之文，而概施於句讀之中也。

承接連字，惟而則兩字。經籍中最習見。經生家以而則兩字之
別，惟在文氣之緩急。上下文氣緩者，連以而字；急則連以則字。
蓋第味乎而則之音韻，故爲此浮泛之說耳。雖然兩字之爲用

甚廣，故分疏於下。

而字之爲連字，不惟用以承接，而用爲推轉者，亦習見焉。然此皆上下文義爲之，不知而字不變之例，惟用以爲動靜諸字之過遞耳。是猶與及等字之用，以聯名代諸字也。

而字用以過遞動字者，前後兩動字中間而字以連之。此種句法，有自二字以至七八字數十字者，爰分引之。

逍遙遊怒而飛，怒飛兩動字中間而字以明怒飛兩事。先文過遞之情。秋水昔昔楚舜讓而帝之，嗜讀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趙策強於是使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石聲者何也。所引句中而字皆參兩動字間。至上下兩動字一反一正而成爲四字者。如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襄公二十九年云。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種句法。經傳有不勝引者。又前後動字。其第二動字有之字爲止詞者。中參而字亦成四字。如孟子云。環而攻之。委而去之。又云。予既烹而食之。以及第一動字爲有形迹可見者。後承其他動字。率以而字聯。

之可成爲四字者，如孟子云，又顧而之他，仰而思之，反而求之，張中丞後序，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論語云，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又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諸句，皆詳於動字相承篇矣，又陸賈傳云，陛下安得而有之，匈奴傳云，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孟子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又應帝王云，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諸句，助動得字後，直承散動，往往間以而字，亦變例也，動字相承篇內未載，今補志焉。

至五字句最古，今則古文家用成濫觴矣。

論夫遠也者，質直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者

同聲欲行者掇尾而投跡此八字句實同五字以欲談者欲行者可另爲一讀也至進學解云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雖皆八字然間以雖字轉以而字一推一轉句法不板又如吾邱壽王傳云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則爲九字然上下開闔故不見冗過此以往十餘字者往往有之然總以自爲轉折爲主如司馬相如列傳云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

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此段而字七見，互爲呼應，首兩而字乃五字句法，其三而字而況云者，乃自段首且夫起直貫至其爲禍也不難矣句止，而字橫擔前後四十八字，其四而字則上下兩截各六字，而字連之，其五而字上截九字，下截十二字，中間而字以轉焉，其六其七兩而字亦然，雙皆以爲上下截諸動字之過遞也，故錄此段以見而字用法之不窮，而字用以過遞動靜諸字者。

諸靜字附名而有淺深對待之別者，概參而字，以且兩字亦

以明其相因之理

上李竹即黃龍是郭純不通於時事

成而進益務年高而智益困進學窮學墜務之茫茫獨身搜而遠紹厥百川而止之邇正淵於既倒又冬暖而兒啼寒年豐而友啼飢燕喜事此斯事而蘇射列發石而尚乎激所引皆六字句可見一斑矣

七字句法不一古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上

下兩截各爲三字中間而字最習見也又不仁者可與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所以亡者皆是列傳愈稟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法遠魯滄溟而邯鄲國器人生而大士

起李斯列傳今棄佛說而執歸斯退漢事而取昭慶若是者

何也。夏竦傳刑戮從而民怨。韓琦養積而民和。蘇頌奉王
傳安居則以制狂獸而篇非常。有寧則以設守而施行陣。
李綱審其根而突其竇。加其旁而希其光。並論審審楊墨
交亂而應賢之道不明。則三綱論而九法散。禮樂崩而夷狄
乘。後何其不為禽獸也。所引七字句皆上下截各三字者。
臨侯列傳兵法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齊策渾
于楚曰。不笑。失鳥同。蜀者而聚。豕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樂
朝始便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兩引皆上截四字下截兩字。

中間而字以爲句者同爲七字句而與前引異焉。

至八字句則冗長而不習於用。得唯唯是以吹鼓者卷舌而

名字與其表詞也而好義察言觀色三者皆動字借其止詞也中參而字其法不板而親而仁民仁民而利物四截皆動字與其止詞也夫整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制或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川竭者起詞與其坐動也谷虛丘夷淵實同中參而字句法有蟬聯之勢自序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又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言越洋及沙迺二萬二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原毀是故事修而弊息德高而殺來焉乎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已先道德之行雖已文暢師序今吾欲

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命，默然也。人可不知其所自耶。豈谷序紛白，縹緜者則量而閉居，石室而徒恃，爭妍而取俸。以上所引五字之變盡之矣。至後人爲之類，皆以靜字塞之，文氣弱矣。見下。

六字句有上載三字，下載兩字，中間而字者，亦有上兩下三者。孟廣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我曠安宅者，外動與

其止詞也。此上載三字，弗居者，卽弗居安宅也。下載兩字，中間而字，此動字相承例也。實殖列傳，湖深而魚生之，山深而

獸往之人，高而仁義附焉。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

張矣。此皆上載兩字，而下載二字，皆各爲一讀，故而字連之。

間用焉已詳靜字篇矣其或動靜兩種字先後參用而義有
相關者亦以而字爲過遞焉。劇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淡厭簡文溫理六靜字三耦各爲對待以肖君子之
道故參以而字以明其相關之義。訓于溫而厲威而不猛恭
而安桓元年目道而送之曰美而黠公歷元桓幼而貴歷長
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莊四王祿盡矣盈而虜天之
道也疏廣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進學
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盤谷序窈而深廓其有容綠而曲如
往而復所引而字皆參上下兩靜字以爲過遞者至如盤谷
序有云宅幽而勢阻又如泉甘而土肥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四句，首兩句靜字，後於名，後兩句則靜先焉，中以而字聯之者，凡以爲靜字也。過秦論云：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此三句，首句上下截皆爲靜字，中一句上截靜字，下截動字，第三句則皆動字矣。他本第三句無而字。送竇秀才序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又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與于襄陽齊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答胡生書。志深而略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與陸員外書。地薄而賦多，又文麗而思深，又遠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又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

而氣和趨世家公子率強壯而志厲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
所引皆五字句，上下截靜字附名字者居多，其雜用動字者
亦有焉。庸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論久而教之，又敏而好
學，隱三夫竊而不歸，一而能降，降而不憾，健而能眇者鮮矣。
襄二十九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孟不遠千里而來原道，
賜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王乎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又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
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上引諸句皆一靜一動，而以而字爲轉
折者，可知動靜兩類字，古人於遣詞造句，視同一律，並無偏

重也。至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諸句，內如十有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又二十皆滋靜也。下連而字者，則以未經言明所數之歲耳，不在此例。且凡言時之字，無論爲名字代字靜字，皆可視同狀字。其例詳下。

不特此也，而字亦可用爲狀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

狀字原以肖動靜之貌，與靜字無別。古人於靜字狀字，統以靜字名之。今以兩者爲用不一，故特別焉。孟始舍之國國焉。

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攸然狀字、所以肖將逝之容、下接而字以連逝字者、則攸然非逝時之容、乃逝前之容也、又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如是常常兩字、不直狀見字、蓋猶云、欲見之常常也、源源而來者、猶云、故其來之源源也、夫然、知北遊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旬奴列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廟故君子之道、聞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論子路率爾而對曰、德充符我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變然而返、日者、列傳宋忠買故壘然而憤、獵殺正襟危坐曰、通解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佚、渾渾然而偷、其何處而不爲哉、所引句內、狀字後以

而字承之者明其與下截諸動字判爲兩事也。至大學云見君子而后厭然，厭然者見君子後之容也。凡狀字言時者與非狀字而亦記時者皆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也。應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或於己，既言時狀字也。今爲上截後以而字承之。管晏列傳云已而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既而歸其妻請去，賈誼傳云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公羊襄公二十九年云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又桓公二年云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漢書班婕妤傳云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師古云蛾，俄通，所謂既已。今迨，俄者皆言時狀字也。今皆

自爲上截而以字承之。孟終日而不殺一禽。又一朝而獲十禽。終日一朝。皆名字也。今記時則自爲上截而接以而字矣。故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服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朝晝夕夜。皆名字之記時者。今用如狀字。趙充國傳。臣恐國家憂累。係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燕策。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大宛列傳。歲餘而出。致燔者六萬人。刺密列傳。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尊諱之事。賈誼列傳。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又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趙策。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徐無鬼三年而國人稱之。曰不二三歲。曰一日。曰

歲餘曰百六十有七年曰此時曰當是時曰今日曰三年皆
滋靜附名字而記時者也故前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等句
惟言數而不言年歲其實皆此例也至如孟子云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一句然狀字一頓指上文而字轉下故當分讀
詳後德充符云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且亦
狀字且後接以而字與然而兩字同例然不數觀然且兩字
皆狀字雖不記時亦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轉接有如是者
又可用爲介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惟不常耳

介字除之字外其本義皆可用如動字與以等字是也論語
云視其所以又云則何以哉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所引以字皆作用字解所引與字可作受動觀故以與兩字用爲動字與本義無異惟之字之爲動字則解往也至也與本義遠矣又用由等字介動兩用者往往而有夫然介字既可視同動字則以而字爲過遞者非連介字也連動字也明矣

周語以歎之家而主猶疑惟于季孫之忘也歎之家以字之

司詞也下連而字則意進一層猶云以歎之家世如此而家主猶自紡績懼于季孫怒也凡以以字爲上截而後連以而字者皆應重讀重讀則含有動字之意庚桑楚今以畏墨之

細民而竊竊然欲相互于於賢人之間我豈朽之人耶張釋

之列傳今陰下以黃夫之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東方朔傳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游俠列傳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遷此竊况以中村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刺客列傳夫賢者以成忿階臙之意而魏信窮僻之人而致獨安得嘿然而已乎韓策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一原列傳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七引以字莫不接以而字者皆先將上截頓足爲而字後跌進一層地步夫頓足上截則以字司詞外必有若動靜等字舍而

未已者之餘音矣。學者可玩索而得之也。其餘介字之爲上
截者，蓋不數觀。魏集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
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與臣兩字，介字與其司詞也。胙
將爲胙，探發區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損賊，勝固屬。此
世俗之所謂知也。又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將爲云云者，爲
介字也。後盜字其司詞也。又并與云云者，與介字法字其司
詞，後皆連以而字，其以爲與兩介之司詞爲上截者，亦以爲
頓足後跌進一層地步。猶云將爲如是善盜之盜而爲守備
云，又猶云所盜者不惟其國，并與其治國最聖最知之善法。

而一切塗之也。

若而字之前若後惟有名字者則其名必假爲動靜字矣不然則含有動靜之字者也不然則用若狀字者也。

除庚列傳共爪牙皮虎而冠虎冠本皆名字今虎用如靜字而冠用如動字故以而字參焉。與十六余不說初矣余孤裘而羔袖狐裘羔袖兩名字今假爲靜字列樂冠古之人天而不人天人兩字皆假爲靜字。成九南冠而樂者誰也南冠者

冠南方之冠也用如動字。例十五臣而不臣行勝澤入兩臣字假爲靜字。枚乘傳夫銖銖而解之至石必楚寸寸而度之

至丈必過銖寸兩字重言者每之也每之者則皆用如動字

矣。然則凡名字之用爲動靜字者亦動靜字也。而字參之。
孟子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人役
弓人矢人三名也。而自爲上截者。蓋上截當重讀。猶云既爲
人役而恥爲人役云云。故人役弓人矢人雖自爲上截。而其
意含有動字者也。又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賢者靜字而成爲名字也。猶云惟賢者也。而後能樂此也。至
如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
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又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德充符子而諄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大宛利傳究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濟而宛馬絕。

不來鳥孫命顯易苦漢使矣。外國與。新斯列傳父而賜子。

死安用復訪。臨十一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所

引諸名字若人。若君子。若小人。若君。若子。若小國。若父。若王

室。各爲上截。皆當重頓。則下接而字神情躍然矣。有謂。卷二

十九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昭二十六年後

世若少濟。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先君與陳氏皆自爲

上截。所接而字。當作若字解。且以本文相比。則襄公二十九

年一節。其前文有先君若有知也。一句。昭公二十六年一節。

上文後世若少情。接云陳氏而不亡。是而若兩字互用之。明

證。夫而字解如若字之義亦通。然將兩上截重讀。接以而字。

其虛神仍在如云且先君雖死而或有知也又如云陳氏之
爲陳氏至後日而仍未亡也是將餘味曲包之字補出則而
字仍不失爲動靜諸字之過遞也而況若而句者經史往往
而有如執以而若兩字互用爲解遇有而字而無若字處者
又將何以自解也論語云富而可求也句必將富字重頓而
云富之爲富而可求也則下句雖字已躍然矣文公十二年
云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猶云且爲一國之君而逃臣云如
是上截頓足則下截跌進更有力若惟云君若逃臣云云者
則無餘音矣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
天子薦之者此句重在匹夫故當重頓猶云以匹夫之絕無

憑藉而能有天下者，則其德必若舜禹云云。孟舜南面而立。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數禮亦北面而朝之。一言南面兩言

北面，各爲上截。承以而字者，皆記處也。與狀字同功。又孔子

不悅於魯，衛遺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絀服而過宋。微服者，

記容也。亦狀字也。至如孟子云：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

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曰：千里者，記所經之地。曰：三宿者，記

所歷之時。皆狀字也。又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

世而斬。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五世曰世。皆記時

也。公羊文公十二年云：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曰：千里

記所歷之處。曰：一曲。記所流之容。皆視同狀字。皆可以而字。

連之越語云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
譏者乎覲然狀詞也人面記容也與狀字同功故參以而字
代字單用爲上下截者惟詢問代字則然爲其爲表詞也是則
而字之上下截無論字爲何類然必用若動靜字者然而後而
字乃爲之過遞也此不變之例也

後二十四主誓祀者非君而誰

誰詢問代字也繫於而字之

後猶云非君而將爲誰也故誰爲表詞既表詞矣則視同靜
字故而字用以爲非君與誰之過遞耳

亥十六世國策我死

介尹司馬非勝而誰而誰同上孟奚而不知也奚詢問代字

亦表詞也故單用以而字承之猶云何爲而不知也齊策管

薛得非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執詢問代
字表詞也子者稱之也若昭公四年云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猶云見仲而何如也又齊策云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此者
卽而如此者也兩引皆可視同狀字至人間世云使予也而
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予指名代字今單用而字承之者予
字應重頓猶云使予之爲予而見用於世也云故予乃名字
非表詞也不在此例

統觀此篇所引而字先後兩截要皆不失有動靜諸字之意
者近是然則謂而字惟以過遞動靜諸字也信然

夫然而字之位不變者也而上下截之辭意則又善變者也惟

其善變遂使不變者亦若有變焉其變有四

一凡上下截兩事並舉則以而字遞承若有又字之意故而又兩字相連者常也

論學而博習之猶云既已效學又應時時服習也學習兩事

連書而字承之意同又字學君子賢其質而親其習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賢親樂利兩各並舉而字連之猶又字也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臨之考文二片之尚未也而又多愛然乃亂也成二

天子有三軍之權而又有柔中之志宜將為妻以逃者也齊

一十七條無大計而又求實無派之過也昭十大夫之學單

矣而又命孤吳爾大王既封殖越國以明開於天下而又對
亡之是大王之無成勞也襄十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耶
策是我一忠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獲果止亂之名庶帝王
唯而無雄而又奚卵焉為人求萬壽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
日而又辱居明廷之邊果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族也
土崔虞即書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惟立
之書凡二說於禮都一既得之而又歸於中書周縉布令陳
解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後無勸民于遠迤赫侍御序莫不
涕泣感念相率盡力以奉其命而又爲之奔走雖替相原隰
之立指托方法諸引上下載皆以而又兩字遞提惟然而亦

而後與而況而且凡進步者皆在又字甲裏經史亦曾見焉
昔此武王之勇也而代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句似列傳
於是秦有疑西北地上都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覺
而刺喉者騎射幾二十一若上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
又可禁乎文也既不受矣而可不帥秦於生心時恰曠昔者
移立煇宮志於非之以爲不實取已變之剛既變之主而復
樂宮以祭在宥自三代以下古詞句焉終以實罰爲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惡邪是淫
於聲也孟嘗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稱管仲者乎傳二十四
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而况兩字見於書者所在

皆有其實而況與又況義無區別故人問世云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至如南海神廟碑云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逍遙遊云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所謂而尚與而猶者仍在又字甲裹也又莊公二十八年云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所謂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者卽又使重耳之意也刺客列傳云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待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而秦法云云者卽又秦法云云之解也至如木宛列傳云而樓蘭姑師小國耳一句

與逍遙遊云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一句皆遙承上文而接言所事之又同故兩而字又與又字無別其他而字過遞雖無亦又等字而意則猶是者蓋不勝書也

二凡上下截兩相背戾則以而字撰轉似有乃字然字之意故而乃然而常各相連者此也

指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孝弟與犯上兩截意相反猶云孝弟順德之人乃好爲悖逆犯上之事者蓋寡云故而字有乃字之意又人不知而不愾不亦君子乎猶云其學

問雖不見知於人然而未見有愠色也故而字意同然字是以孟子云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云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賈誼傳云：然而天下少安何也？諸然而字當拆讀。然字一頓以承上文，而字所以拘轉也。至於孟管仲管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視之乎？又以至仁代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梓也。又禮後由黃帝出，而孟子之後，我論前代，則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孟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隱三於是乎，不防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德七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訟終之，無乃不可乎？僖二十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陋乎？文七此願所謂臨渴而鑿井，斧耜者也。必不可獲，二十七履與存亡，晉勇之傷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遲乎？襄二十一，諸侯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謂取。

惟恐元有合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成八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昭七其用物也弘矣其取
情也多矣其謀又大所恐厚矣而張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殺
適七監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詩史列傳大古有三族而
王溫節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趙充國傳釋致虜之術而從爲
虜所敗之道臣愚以爲不便淮陰侯列傳百里奚居處而虞
亡在秦而秦罰非愚於虞而習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也平原君列傳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齊
策夫不料秦之不奪我何而欲西面事秦是亦臣之計過也
則符綰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

賈誼傳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柳川墓誌
結此宜去雙夾秋所不忍爲而其人自頌以爲得計聞于
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張中丞傳後序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答陳商書今舉
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
得無與保惡立交門者比夢荀子勤學身出于藍而青于藍
冰水爲之而寒于水 諸引上下截皆兩相背戾所連而字不
出然乃兩字之意而經籍中不惟而乃兩字卽而竟而反而
獨等字意與乃字相若者亦時見於書 田儼列傳今漢王

天子而侯適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同馬通

頂承上文一段云而事迥有大一不與者道遠也亦承一文一段云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謝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趙策行之事王身爲上俊而今乃以羣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與孟尚書考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怨愈乃歛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項羽水紀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虜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親世家穰侯勇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孟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改葬服議又安可取未葬不發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絀凶以葬乎孟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

有私龍斷焉。憲仲舒傳。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六國表序詩。害所以復見者。多參人家。而史記獨於刑室。以故涉。靈光傳。往事既已。而禍獨不。用其功。使陛下察之。諸引上下截意有所背。故以而竟而反。而獨等字。各爲轉撰。既有證矣。然有時下截之於上截。雖非事理之所必有。而轉以而字設一或有之境者。亦此例也。故而或兩字並用者有焉。卷九自今日既盟之後。鄰國而不惟晉。龜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海二十一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昭三。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六。如父母而能之。如冰水。欲無變。民將焉辟之。二引皆以而

或爲轉是特設一或存之境以與上截相反者其無而或字
樣而惟有其意者亦如之前節所引有單用名字爲上截先
爲重頓而後轉至下截者亦此志也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
何猶云爲人而或不仁如禮何也他如僖二十三云有人而
校罪莫大焉又云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僖二十
八云戰而捷必得諸侯管子權修第三云地之生財有時民
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
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賈誼傳云使管子而愚
人也則可筭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又云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趙世家云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

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且山
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所引諸句內其以而字爲轉者
皆有假設之辭氣也。至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
美一節而有皆解作與有之意。又以不字直貫兩句。愚謂而
乃轉捩之辭常解方與孔聖平日所言是故惡夫佞者與焉
用佞諸句口氣相合。夫不字狀字也。若能直貫兩句則爲連
字矣。學者不可不辨。又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繁
也。一節經生家以而字作如字解。襄公三十年云子產而死
一句則以而字解作若字。又雜引他句而字解作乃字。不知
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辭氣使然耳。

三凡上卡截一意相因則以而字直承若有因字則字之意此則而字之本意也

學堯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猶云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因而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亦因而從之也又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猶云上老老則民興孝也而則兩字其辭氣雖有緩急之分而所以決言其效者則一也中庸云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又賈誼傳云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梠以鞭笞天下兩引書而以兩字皆互用蓋因而因以兩語用意不

甚相懸也。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法。日而世爲天下則，論子欲善而民善矣。則嘗實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成二遠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襄八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壞君。管子權修第三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委物驗見，明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或禮書出見給華盜，麗而悅，入關夫子之道而樂，賢長列傳倉粟實，禮飾衣食，足爾鮮榮辱，文俗之所欣，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孟我不意乎學古之道而以簡類也。

齊策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秦策肘足據於事上而智氏分矣。諸引上下截皆一意相因，而字承之，有言其效者，有言其向者，故而字一似有因，則兩字之意者，此也。惟然煞句而已，兩字亦在此例。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趙充國傳云：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蓋凡云而已者，猶云如是而止耳。故讀荀子云：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儒林傳云：至獲麟而止。兩引而止，與而已同解。上宰相書云：今若闕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下，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宏爲紳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於

於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而遂推之之謂也。此段入用而字皆此例也。故而字之用最廣者在此。而字之所以爲承接連字者亦在此。

四凡上下截有言時者則以而字連之。以記其時之同異。

凡兩事並論以其時相較則有同時與異時之判。及時者狀以方適等字。異時者則狀以後先等字而不狀者爲常。蓋運以而字其上下截兩時之較有判然者。論語云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猶云而後往拜之也。又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猶云而始志於學也。三十而始立也。孟子云王者

老而逝，熄而詩亡，猶云而詩始亡也。又云：堯老而舜攝也，猶云而舜乃攝也，乃言時之後也，非轉詞也。春秋定十五年云：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孟子云：吾退而寒之者至矣，猶云而寒之者即至矣。僖二十三年云：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猶云又如如是而後嫁也。僖二十六年云：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猶云而即棄命廢職也。襄二十三年云：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猶云而乃觴曲沃人也。隱元年云：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猶云而即有文也。大宛列傳云：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猶云而關東蝗適大起也。刺客列傳云：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

也。猶云而適見死，杳果政也。又云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猶云而匕首即見也。至平準書云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管晏列傳云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既而歸其妻請去，公羊襄二十九云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賈誼傳云今而有過，又云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燕策云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所謂前已既迨，今與今日，明日一日諸字，皆言時也。已詳本篇。陸賈傳云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上宰相書云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下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平，而子遷適。

使反見於河洛之間，而字後狀以方適等字，書不概見狀以
後字者，則不勝書矣。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又云：物格而后
知致，兩皆排句疊用而后者。僖二十九年云：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又二十七年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淮陰侯列傳云：
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蓋而後兩字，
不惟記時也。凡言因果言次第者，胥用焉。總觀所引上下數
之變，盡於是矣。而字之用，蓋未有外乎是者。經史中遇而字
有作別解者，則解經家一家言也。要未可據爲定論，故不具

論

承接連字最習用者，而字而外，則惟則字。

則字乃直承順接之辭，與上文影響相隨，口吻甚緊，而爲用有三：一以上下文爲別。

一凡上下文事有相感者，則字承之，卽爲言效之詞。

馴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財之聚散與民之散聚兩相感者也。則字承之以言其效。又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亦感應之事，則字指其效而復助以矣字者，所以必其效也。孟仁則榮，不仁則辱，又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夫莊二十八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交七公如公室之枝葉也，皆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

致二十四夫諸侯之歸聚於公室則諸侯貶若吾子傾之則
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謀晉國貳則子壞家壞何汲汲也特
焉用賄李斯列傳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諛明則天下賢小
者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言矣賈說傳即四海之內皆讓
然各自安樂其慮惟恐有變雖有狡獪之民無離上之心則
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妄止矣趙策大王與宋則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
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
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軌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必自
銷繫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申

而向趙、秦、甲涉河、陰、津、取晉、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慮也。李斯列傳：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實，設則所欲無不得矣。胠篋去弓，弩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頹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庖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外物，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大宛列傳：且誠得而以殺屬之，則

廣地萬里，置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稱曰：
爲然，與孟俞書，書然向無孟氏，則言服左袵而首侏華矣。所
引諸句長短不同者，所以蓋其句法之變也。則字後則皆以
言上下文相感之效。至句尾助字不用則已，用則概皆矣。字
二凡上下文事有相因者，則字承之，卽爲繼事之詞。

論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人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入孝出弟，與以餘力學文，皆相因之事，則字承之所
以明其後之繼乎先也。論過則勿憚改，如有復我者，則吾以
在汝上矣。子行三軍，則誰與？孟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有人於此，其持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爲巨室則必使之師求大木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
又先於其所往發大人則覆之文七出朝則抱以適趙氏成
二不可則聽奪之所爲同語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
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
至則修刑人間世上敵武士則支離廢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爲者粟則反一段與十束薪
趙策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又秦攻
韓魏則趙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薊中秦
攻齊則趙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

出銳師以佐之，乘攻趙則韓軍宜助趙，軍武一一軍何所助？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商君列傳君之危者朝，尙將欲延年益一乎，則何不歸十五都，一國於鄆，路溫舒傳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說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矣。長帥則銳鋒而周內之，魏公子列傳如振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鄆軍，北救趙而西圍秦，此五霸之伐也。頃刻本紀謹守成規，則漢欲挑誘，慎勿與戰，後上宰相書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亡之也。與陸員外書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

則以告之。未知馮則殺勳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所

引各節其上下文無相感之效而有相因之序則字承之所

以明先後事之有以相繼也。若兩事相遺絕無相涉之情者

則字承之以記其時亦此例也。孟他日一則有饋其兄生一

者仲子之歸與其饋生鵝者兩不相涉也。而仲子歸時適與

饋鵝之事相值故則字承之所以記其和遺之時也。孟晉人

有馮婦者善持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兇逐虎則之野者適

之野也。論至則行矣。僖二十三鄭穆公使覲定館則東門厲

兵秣馬矣。又乃諸河則在舟中矣。人二十三范曄道魂舒則

成列既乘將進一兵矣。定十一晉爲圍而殺之末則可殺也。

自序年十歲則編古文准除侯列傳信所出前兵二千騎共
侯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留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廉頗
列傳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趙充國傳已則平
斤之屬不煩兵而服矣項羽本起項王則夜起飲帳中虞卿
列傳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公直六勇士
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門則無人圍焉者上其堂則無
人焉新修滕王記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所引則字
各記兩事相遭之際而其事則本無相關之情者也

三凡上下文事有異同者則字承之即爲直決之詞

事之所謂異同者有三一其事或本相同也或本相異也則

字承之所以決其爲是爲非故則字之後卽爲表詞

高矣美矣宜若豈天然道之爲高爲美固不待人言而已然

今以則字承之此公孫丑之所爲讚嘆也孟其妻問所與飲

食者則盡富貴也則字以承所問決所與飲食者之皆爲富

貴也拘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又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孟

滕君則誠賢君也隱四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敵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顯也發二十六難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道更則析公之爲也成二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

君謀也則忠殺隱元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而道則未也

齊物論地鎮則素瘞是已人儀則比竹是已敢問天壤又儀

然覺則通遠然周也。至桀晉有殺涓水則爲國，得水一之陸則爲龜，竈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營，棧則爲鳥足。卬子方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埃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公莊十三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公使二十一賈石記聞，聞其樸然，視之則石，索之則五宣，二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殺傷二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齊語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吳語巨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璧妻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趙策其堅則筭鋒之功不能過。

也。若乃梁則吾乃燕人也。秦策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自序要曰。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楊雄傳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澀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匈奴贊孔氏著春秋。歷代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初當時之文。而周衰息諱之辭也。伯夷頌。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爭臣論。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又昔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午也。答馮宿書。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幾

於人則幸也。答李秀才書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諸引則字後皆爲表詞，所以決事之同異也。又有上下文事本相同而詳略攸分者，則字承之所以實指其詳也。大宛列傳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打梁于窠，康居居北，故北與康居本相同也。惟北言其間而康居指其名，此詳略攸分也。則字承之指其詳也。餘同。爾雅傳：晉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穀園，生燕則韓太師，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又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公孫宏傳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處，劬奴，劉儗，其長兵則

司失短兵則刀鏡，孟其事則殖，桓晉文其文則史，許國公神，
遊碑作之南則蔡，北則耶，倚鼎遷於一則遠近一悖，二則人
士失業，陶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引皆如前。

二事有對待而見爲異同者，則字承之，乃以決其爲異爲同
也。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惡也。心不若人，其爲惡更甚於指，乃一惡一不惡，而見爲同
異焉。承以則字，所以決其非也。孟其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
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住見之，何也？又爲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又豈不曰以位，則子若也。我臣也。何私與君友也。以德，則子

事我者也。綏可以與我友。又所以爲哂青則善兵。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又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葛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一大小同則買相若。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術爲能充其類也乎。一尚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趙策求年素夜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一也。予之則無地以給之。馮諼世傳臣以爲比罪則郢支謂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遠敗則延一爲禍於國家。孫其運命而擅生事同。延一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陳

湯則放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秦策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晉人也，上崔屬部書，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殺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復贊狀，豈以爲不許，復贊，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贊，則人將許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天旱人饑，失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凡此所引，皆互相比擬，而有對待之情，承以則字，所以決其有異也，惟以上所引，皆兩相對比者，各以則字決之，其上下文有對待之意，而無相比之式者，則惟一用

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且則字之前習冠以君至等字爲轉者。孟嘗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鼓淵則具體而微。子夏冉牛兩等皆聖人之徒者同也。而一則得其一體。一則具體而微。此不同也。然句法不對。故於第二句治用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孟至於治國家。則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教。治國家與彫玉相比。句法各異。故下句冠以至於兩字以爲轉。又承以則字反決其不同口氣。至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若夫成功則天地等句。皆與前引同一義例也。更有則字後止詞轉詞等字。

適與上文對比者，往往提置則字之先，而其後止詞以代字重指與否，概以坐動之有無弗辭爲定。孟子云：「其三人則予忘之矣。」一句，其三人乃忘字之止詞，而又與未忘其名之樂正裘牧仲兩人相對，故提置於則字之先，仍以之字重指者，則忘字無弗辭狀之也。他如孟子云：「聖則吾不能。」一句，不能之後，無代字重指者，有弗辭也。故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乃若所憂則有之。」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有則髡必誠之等句，皆有之字重指者，坐動無弗辭也。孟子云：「若於齊，則未有處也。」劉歆傳云：「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兩句，雖皆有弗辭爲之狀，而則字

之前一爲轉詞則不重指一爲屬次則有其字指焉又與崔
登書云至於遄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一句嗜之止詞
在前而嗜與不嗜之後皆無代字重指者蓋兩動止詞同一
代字則置於第二動字之後其例詳前今則不嗜兩字已有
弗辭故不重指孟子云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兩
句可據以爲例代字之重指與否有顯然者

三、事理以推論而見爲異同者則字所以決所推之理與上
文之爲異爲同也孟則是方四十里爲隣於國中民以爲大
不亦宜乎此孟子先以文王之囿與齊國之囿並論而後推
言齊民以王囿爲大之宜而不可與文王之囿比而同之也

故此則宗所以決推論之理也。凡推論之理，必根上文，並論見爲同，則決其同，見爲異，則決其異，此辯才之學也。孟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則是兩字同上，根上文而推言，滕君不並耕之非賢也。李斯列傳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云云。成瑨列傳則是王失之於秦，而取償於秦也。報德二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吾取之中府而謙之外府，取之中府而遺之外府也。諱辨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凡言則是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之或同或不同也。則字後加是字者，所以確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孟子云：則王許之。

乎句此又推上文之不可以爲是也由是孟爲其多奇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口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又則亦將賤賊人以爲仁義與天地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故荀子則雄者亦聖人之待與所引則字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無異也惟口氣有反正之辨耳學者當審之惟然而孟子云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三句則字亦推論之詞然字重指上文一頓則字承之經生家習見經史中然則二字連用卽以兩字囿斷爲推理之詞蓋不思之甚也間有去則字而惟用是字以決所推之理者如孟子

云是無義無命也。又云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原道云是亦資
冬之裘者曰云云。祭鱷魚文云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
聽從其言也。諸引是字皆確指所推之理也。又經籍中習以
何則兩字連用不知何字。接上文而設爲問者表詞也。則字
承之所以申言其故以答何字之問。已見代字篇矣。趙充國
傳贊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
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劉歆傳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荀子宥生篇百仞之山任負車
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則字後皆決言其故卽以答何字之問
也。猶表詞也。故識焉。

則字通用不外是矣而經史中則字其不可以帶解者蓋寡
斯卽兩字有用如則字者

洪範汝則有大疑趙策彼則肆然而爲帝燕策則不可因而
刺殺之高祖本紀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經生家解四
則字謂若也假設之辭文義較順則字常解決詞也所以足
句也後乎豆者也今四則字皆附於豆則非常解明矣且古
文以則卽兩字音同互用而卽字有解作若字故則字從同
至經籍中其他則字要莫逃乎以上三說而經生家有以解
作其字而字乃字者臆說也

論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杖者出

斯出矣。又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庶民與斯，無邪。歸矣。四斯字皆可作則字。解案論語之以斯字解作則字者，猶史記之用卽字也。此可以觀世代之別。項羽本紀：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匈奴列傳：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其北寒苦無水之地，毋爲也。季布列傳：且以季布之賢而謀求愈，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以上所引，除單于卽不能一豆，皆可作則字解。而史記項羽本紀云：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漢書則云：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皆作則字。然有史記作則字，而漢書作卽字者。如史記云：沛今共誅命，擇可立者立之。

以應諸侯則室家完漢書乃云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總之則卽兩字雖可互用而辭氣有緩急之別學者所當辨也

而則兩字外其他承接連字率皆假借於動狀等字凡事理可分舉者則承以或字事有蟬聯而至者承以既字或又字而既又兩字又互爲呼應者若上文辭氣畢而後事可類舉者以至若及如諸字承之以爲更端之辭更有以非則與非不或不不各兩字相爲起承者

或字分承不一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夫或婦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日天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衷同也此或字分承者皆單字也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賈誼傳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段之以法令此或字分承豆也趙錯傳今使胡人數慮輔政行發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此或字分承頓也與趙靈書所與交往相請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蔣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日厚

雖欲悔之不可。六或字所承，或頓或讀，分爲六類，要皆相識之人也。故必事理分舉而後，或字承之，方爲連字。否則以狀動靜字者，則爲狀字矣。不在此例。

儒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數遊諸侯，貨殖列傳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陳湯傳延壽湯既未便受祿之報，反周鼎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茂士也。管輅傳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凡言既字，皆先提一事，後及他事也。既字所附者，辭氣未完，皆豆也。故列入連字，不則何以異於狀字。

尚君列傳彼王不能用君之官任臣，又安能用君之官殺臣。

乎秋水方存乎見少，又須以自多，却初則保地非不廣也，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賈賈列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視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自封王之也，樹碑傳傳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聽領徒官，典開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取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偏位，素餐之責久矣，趙廣漢傳朕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同謂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勸叔父，趙充國傳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上，積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通曰放地八引又字皆繼事之辭食貨志云又私自送往迎
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此又字所根上文甚遠亦繼
事之辭也有聯用又字以爲歷叙之辭者楚語云楚之所寶
者曰觀射父繼云又有左史倚相又繼云又有彜曰雲連徒
洲云云送窮文云其名曰智窮後乃歷數則云其次曰學窮
又其次曰文窮又其次曰命窮又其次曰交窮皆各爲一段
與袁相公書首言樊宗師孝友後言其學問乃進言其文章
則云又善爲文章一段後又云又習於吏職皆以又字上承
首段故又字雖用爲歷數之辭而謂爲代指樊宗師亦可不
特此也答呂鑿山人書云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

恐未曉解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一段以字起至不貫皆言故之由其故有二一則始出山而未閱世事一則周後文雜而後生不能貫通今於第二故之前冠以又字者卽以代以字也答寶秀才書內五用又字皆以重申其故學者可取閱焉

傳三十既取封疆又欲肆其西封既又兩字互爲呼應有如此者司馬遷論李陵既生降俄其家聲而笑又者以蓋宗道爲天下烈矣盜卜女既勤君而與昭然幸而世片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遂嗚少尹序漢史既備其事而後

世工畫者及圖其志志不道土序術山之神野靈而崇之焉
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蓄積文士既不受
矣而復緩師秦为生心此既字後應以而又兩字則上下文
不惟蟬聯而下而又有扭轉之辭氣也而復與而又同惟既
又兩字互應最習見外戚傳云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
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王莽傳贊云莽既不
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與于襄陽書云世之
離齷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
命之窮也上在虞詛書云既以自咎又嘆執事者所守異於
人人此惟以既又兩字爲開闔而成爲近今作家之濫觴矣

論至於大馬，皆能有發。孟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至於者，因

上文而類及之辭。蓋上文辭氣已畢，而下文又與前文相類。

故至字後加以於字者，猶云論及此云爾。由是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起充國傳至於虜小寇盜，時發人民，其原本可平。

徐劉次等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類。

幽冥而莫知其原，與幽羅書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

瑕尤，窺之闕典而不見珍域，明白淳粹，擇尤日新者，惟吾出

君一人。湖州刺史表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時會相表裏，作

周歌詩，厲之郊廟，所引至於皆因上文而論及之耳。辭例

傳至如閭巷之夾，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贊，是為

耳。爾相國世家今猶然。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毛如鯨河。豈
能指示功人也。汲黯列傳。至如磔見上。上不冠。不見也。世
家。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當。不曰至於而曰至如者。則有與
上文比而同之之意。劉若夫家傑之士。雖無文王魯吳。凶木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賈誼傳。若夫控制不定。是
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陳五若夫山林
川澤之寶。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若所及也。若夫
者。相及而殊上之辭也。有單用若字者。哀十四若臣。則不可
以入矣。定元若從。若者。則敬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
也。若。弱也。則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竊將送也。所引若

字與若夫同意他如孟子云及至葬又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司馬遷傳云及其在穿槨之中搖尾而求食曰及至曰及其者皆因前事而殊後事之文也論語云如其禮樂曰如其者亦此志也

秋水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非則二字相爲起承文勢最緊故賈誼政事疏內始云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繼云至於隴脾之所非斤則斧又云臣以爲不缺則折終云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運用之以聳聽也

他時與危辭不歷歲移時則必合荆潭唱和詩序至若王公貴人志滿氣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限以爲送邨尙書序

非有文武臣風知大禮可及信者則不平住任有執論不莊
以治之則民不敬不則與非則同五引句調各別而所以互
爲起應則同其以非不或不不兩字相爲起合者文勢亦勁
秋水大鵬鷲登於南海而飛於北冥年空桐不止非獲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武安侯列傳劫以肺腸爲京師相非痛折節
以禮請之天下不肅高帝紀今乃布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
安荆轲列傳亦有詔召不得上項羽本紀今欲舉大事將非
其人不可誠非祭肉不拜汲鄭列傳至如駘見上上不冠不
見也李廣傳見水二字不盡飲不近水不盡發不皆然則君
列傳利不百不發法功不一不易孰何狐傳以爲不宣苦者

不久伐，不質費者，不永寧，則行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云云。
謂國公神道，確然不一撤刈，不見合，然非不或不不在。
句豆也，本皆狀字，而引列於連字者，以其相爲呼應，而句豆
則由是而連。

其承上而申下之辭，則惟故字，故本名也，而假爲連字，又以爲
兩字，介字也，而亦假爲言故之詞，惟與故字用法各異。

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故者承上文，諸人皆起自勞
賤，而申言下文天之勞苦是人也，故故字必根上文，孟故聞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道遠遊，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惡充符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舉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吳歸夫國知君王之蓋成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過王。志，史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侈也。公儀十二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隱三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淮陰侯列傳，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所引故字，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也。而經書則故字前習加是字，曰是故一，若指明前事，以爲下文之故者。然大學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繼云，是故財聚則民散，又云，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終云，是故君子有大道，云云，中庸

亦然禮記則不勝數也易繫辭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下是故是緣上之辭上是故則發語之辭曲禮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以爲發句言故者明衆篇之雜辭也蓋此句文義與上不屬故以爲發語辭而禮經中起句言故言是故者所在而有

惟句之有故者則言故之固然而其故之所以然則往往假以爲兩字以明之故故之言固然者則爲句殿於後者常也而以爲之言所以然者則爲豆置於先者其常而置於後者則轉爲句矣孟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郊於大國乃受伐之所以然故冠以字而先焉平原君列傳以

稱之不殺笑墜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汲鄭列傳以與切煉不得久留內魏公子列傳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陸賈傳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馮叔孫通列傳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所引以字皆記下文所以然之故或先置或參置辭氣未完故爲豆謂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共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東方朔傳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覆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覆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論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大宛列傳天子爲其絕道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晉解爲此

行刑敗我，隨侯必叛之。吳邢馬使者之無選也，孤用親聽於
藩離之外，爲字冒豆，以言下文之所以然也。與以字同，其體
於後者，如注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新光傳先
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陳布列傳，隨侯皆以兵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老子
列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進而養
壽也。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勁之不見，爲不用
明焉；百地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張陳列傳，將軍曠目張膽，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害也。刺客列傳，然政所以
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食負

志謂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
開其資財之道也。所引以爲兩字之句皆後置而以言上文
之所以然與先置者無異。然一則先引敘述之口氣也。一則
殿後則決斷之辭態也。故一爲句而一爲句。此其異也。

至如方當甫自比及會等字記時之連字也。而皆假於動字其
爲義各別。而用以承接夫上下文者則同。

外感世家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梁陽。劉龍軍方今之時
何以異此。虞子山哀江甫賦。天子方訓詩書。定禮樂。繫辭易
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項
羽本紀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方當兩字皆正值之辭。蓋記者

叙正事既訖而又叙同時之事曰方今之時曰當是時謂爲無主動字也可謂爲介字也亦可荀志森出傳甫欲鑿石索玉刑時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較日甫欲者方欲如何而尙未如何也甫字記時不見於周秦諸書至後世始用然必襯以欲字曰甫欲襯以乃字曰甫乃單言甫字則惟狀字成許后傳云今吏甫受詔讀記是也自字叙時之辭廉頗列傳自鄴鄴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風原列傳自風原沉沮澤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項羽小紀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九古之有貴者孟比其反也大宛列傳比至郁成土至者不過數千比及也用以領豆則爲連字若祭義云比時具物

比時及時也。則爲介字。王制云。比年一小聘。比年每年也。則爲代字。而食貨志云。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比年頻年也。則爲靜字。此比比之所以解如頻頻也。庶及其至也。察于天地。孟及其開一善言見一詩行。莊二十三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大宛列傳及天馬多。外國使來乘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楮極盛。上于相公書。及至臨萊山之懸崖。窺巨海之濤瀾。莫不戰悼惴慄。竅惑而自失。吳語及吾猶可以載。爲馳弗豫。爲始將若何。項羽本紀。食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司馬遷傳。會從東上來。又迫賤事。及會兩字。皆記兩事之相值也。而及字習用。會字罕見。然用以領豆而爲承接。

連字則一也

轉捩連字入之四

轉捩連字者所以反上文而轉申一義也

轉捩連字中然字最習用然字義本狀字狀字之然用以落句口然之而意亦然也連字之然用以起句口雖然而勢曰轉也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縮將轉者先諾同一理也故然字非轉也未轉而姑然之則掉轉之勢已成此然字之所以爲轉語辭也

然字之借爲轉說有單用者有襯以他字者然或無襯或有襯其冠句首作爲一頓以取勢者則皆然

然字一頓其無襯者則衰勢掉轉其有襯者曰然而曰然則曰
然後曰然且等則各視其所乘之勢以定

孟然終於此而已矣然字一頓以應上文平公之待亥唐如
是也下乃挺轉決其終於如此而已矣補帝紀問其次上曰

王陵可然少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在
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三然字皆尊詞附頁傳

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缺矣然有一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何奴列傳匈奴人衆不足以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一者以衣食無仰於漢也靈光傳然光不學無
術開於大理秦本紀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一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一說然龍弗得變，無以諱其一矣。所引然字，皆冠句首，可作一頓。下文則挺轉矣。周秦之書，單用然字爲轉者，不數見。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反轉而欲作勢者，則加而字。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然者，然上文所云殷之難變，與夫

土地人民之衆，而字則轉言文王以百里而能興，正與上文相反。孟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李斯列傳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三年間將由夫愚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秦本紀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燕齊

亭記晉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通者比復上亭相
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云云所引然而皆拆讀今人用然
而二字則異是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由是而另推事理者則加則字孟然則
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者然其所云失伍之士之當去也則
者由士之失伍推及其人之失伍也故然則兩字亦可拆讀
孟然則舜偽喜者與大武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讀柏已
夫李斯列傳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紫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刺客列傳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心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貝陵

之愧除矣。賈誼傳然。明天下之大計可知已。上張儀射書然。則程之書於人也決矣。所引然則兩字皆可拆讀同上。

然字一頓以承上文。由是而繼以他事者。則加後字。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然後者明繼事之詞也。經籍最

習用之。孟一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霍光傳。請事貴先

圖自光。然後奏御天子。司馬遷傳。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既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趙策。始吾以君爲天下之二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秦策。故以戰一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逐。然後可建大功。所引然後兩字皆以明事之先後也。而所以先後之者。則無以異也。有謂

唐時往往以然字代然後者論准西事宜狀云事至不然
可圖功論變鹽法事宜狀云事須差配然付腳錢兩然字若
曰然後句調不諧矣而句意則然也

然字承上一頓既已如此由是而或聊且爲之者或尙且不
可者則加且字孟講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然且者知
其不可而聊且至也孟徒取諸彼以異此然且仁者不爲又

一戰勝齊遂有兩陽然且不可所引然且者猶云如是而尙
且不爲不可也至秋水云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此
然且者亦如是而尙且之謂也又穀梁昭十三年云失德不
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此然且者卽如是而聊且

葬之之謂也。韓子難言篇云：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猶云如是而尚且之謂也。

更有然故爲承者，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
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則
既然上文而申言其故也。然故兩字最見於諸子之書。今人
用者蓋寡。又有以然乃爲轉者。淮陰侯列傳云：其母死，貧無
以葬，然乃行營高廠地，令其旁可置萬家。然乃者猶云既已
貧無以葬而反覓善地也。總之然字非轉語辭也。不過一頓
借以取勢。至下文如何轉接，則以續加之字爲定。

乃字用作然後而後之解者，則爲繼事之辭。用作於是之解者，

則爲言故之辭而皆位於句首不此之解則非連字

馮唐列傳王遷立乃用郭開疑問李牧大宛列傳終不得人
平城乃罷而引歸魏公子列傳侯生親公于色終不變乃謝
香就車趙廣漢傳風論不改迺收捕之送王秀才序及瓊阮
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僂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所
引乃字皆位句首而可以然後與而後代之此連字之記時

者主父偃列傳以爲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司馬遷傳今
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迺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大宛列傳宛貴人以爲昧蒙養
諛使我國過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婢封爲宛王

孟荀列傳騷折觀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
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如大雅
之篇十餘萬言劉歆傳孝成皇帝憫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章以考學官所傳所引乃字皆
位句首而皆有於是之解此連字之言故者其在句首而不
可以前解解者則惟用若更端之詞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乃所願者猶言至若所願也然作此解者概視若字孟
子云乃若所憂則有之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墨子
兼愛篇云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皆難也乃若者前言方畢而又類及下文也與至若及其諸

詞同解乃襯者字置於句首則爲言時狀字歷書云乃者有
司言星度之未定也曹相國世家云乃者我使諫君也乃字
位於句豆間者則所解不一而概爲狀字故經生家聚訟紛
紜有解若方字常字且字若字是字其字者甚至無解而謂
之發聲語助者其解若而字者則惟宗公羊傳之說云乃乃
難乎而也

又有第但獨特惟五字皆轉語辭五字意雖各別而前文不論
惟舉一事一理輕輕掉轉者則皆同雖然經史中以爲狀字者
居多

司馬相如傳文晉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也昆弟

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鄧食其傳食其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
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三**第
字，師古皆訓，但字似皆由上文轉至下文也。蕭光陽百官以
下，但專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趙充國傳：「誠令兵
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州兵可也。」與
中丞書：「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三**但字用

如第字。

趙充國傳：「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王莽列傳：「將軍

雖病，獨忍棄家人乎？」荆燕世家：「今豈陵侯澤前劉爲大將軍，
獨此尚朕坐。」所引獨字同前。司馬遷傳：「特以爲賢，而罪極，不

能自死卒，豈死耳何也。疏於列傳，王述非特也。以列傳
王述以該察必加兵於趙，特字與但第等字無異。魏其列傳
唯灌將軍獨不失故節，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
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送湖南李正字
序唯恣也，棄不盈進，行不加修，願唯未死耳。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配而備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
然。唯字亦同上。統觀五字皆承上文，不相批駁，只從言下單
抽一端，輕輕掉轉，猶云別無可說，只有一件如此云云，而所
引五字皆冒句首，此所以爲連字也。非然，其不爲狀字者鮮
矣。

顧動字回首也。借爲連字。則有轉念及此之意。顧字於轉語詞中。最輕婉。用之有回環往復之態。位必句首。否則成爲狀字。

則害列傳。吾每念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然統是故上右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句奴列傳。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句奴續架米穀。令其盡中必盡而已矣。疏廣傳。吾豈老薛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勸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張陳列傳。且夫張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享之邪。所引顧字。皆由上文輕輕掉轉。而位於句首。有而顧兩字連用者。李斯列傳云。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而

顧者而反也。顧用如狀字，由是陳餘傳贊云：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賈誼傳云：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諸此顧字，皆反字解狀字也。然于剪列傳云：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後漢馬援傳云：卿非刺客，顧說客耳。齊策云：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蕭相國世家云：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反居臣等上。諸顧字，經生家皆以與反同義，且以顧反兩字連文證之，不知顧反兩字雖同義而反爲狀字，諸顧字爲連字，應以乃字解之。況以顧反連文證顧反兩字可互解，則顧顧反反，無解而

有解矣。

推拓連字八之五

推拓連字者，所以推開上文，而展拓他意也。作文切忌平行，須層層開展，方有波折。

推拓連字，要皆用以連豆而已。

其拓開跌入之辭，則有雖縱兩字，而雖字尤習用。與而則兩字同爲作家所重。

汲黯列傳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縱愛身一豆，縱字連之，先將文勢推開一宕，旋復跌入本意。張陳列傳，梁上不殺我，我不信於心，子因信我，得縱復長天子之語，不敢動。

我獨不愧於心乎。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饒而王我。我何面
目見之。縱彼不亡。歸獨不愧於心乎。汲冢列傳。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賚。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
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諸縱字皆以領豆。意在推開上文。
而跌落本意也。而經籍中縱字不多見。雖字則所在而有。
雖字有以領一字者。有以領一二豆者。論子見齊衰者。雖狎必
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廣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宜三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皆亂。雖大輕也。諸
雖字皆領一字以爲推宕者。然所領者雖僅一字。而與豆無
別。雖狎必變者。猶云雖素與之狎。而必變其容也。故雖狎二

字已成一豆矣。餘同此。孟若夫豕供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又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又子雖然，豈舍王哉。十一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蘇三十一雖君之有魯喪，亦散邑之喪也。孟荀列傳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執，傳亦有牛鼎之意乎。刺客列傳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司馬相如傳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司馬遷傳侯雖罷，亦嘗聞長者之遺風矣。其列傳魏其大望曰：老侯雖棄，將軍雖貴，尚可以彭彭乎。其列傳雖有愚幼，不肯之爾。猶得業業而安，食貨志夫腹，似不得食，雖寢不得衣，雖悲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與直率對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送王秀才序及張
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蓋大傳行狀庶人服而靖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
則誰收歟諸此雖字皆以領豆後各有猶豈亦儻然寧安諸
字以爲呼應因以收轉煞句最爲得用若無呼應諸字則雖
字與卽字同解高石君列傳雖燕居必冠中申如也猶云卽
燕居也勳相國世家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侍一時
之事梅福傳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亦臣之職也選
送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屈原列傳推
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所引雖字皆可以卽字代之惟

史籍中有時唯字與卽字同解而經生家以唯雖兩字同韻

往往以雖字解唯字拘矣

汲黯列傳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

亦不說也惟陰侯列傳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

猶云卽天子

亦不說也卽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其類此者不能盡引公羊

桓公十四年云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

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此唯字經生家用以解作雖字之

左證然不如解以卽字之爲明晰也猶云以爲災之餘卽未

易而嘗亦可也又有一節內兩用雖字者趙充國傳云將軍

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

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歐陽生哀辭

云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兩節兩用雖字皆以領豆轉折分明若苟使如設令果即誠假諸字皆事之未然而假設之辭亦爲推拓連字惟以連豆而已而諸字單用先後乎起詞者不常

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又王若隱其無罪而執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又苟能充之足以保四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三節內所有如若苟三字皆假設之辭用以連豆者如若兩字皆後乎王字王乃豆之起詞也苟字冠豆者無起詞也故設辭單用後乎起詞者常也卷十一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覲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又

十二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謫海禍于許，無庸復許，亦復
奉其社稷，信七若言，夫之以爲成，我以斯爲內臣，君亦無所
不利焉。所引四若字，皆以運豆而兩後起詞，兩先焉。張釋之
列傳，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又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繼
哉。趙世家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呂后本紀，主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太后，湯沐邑
太后必喜。賈田列傳，此時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前漢
有可信者乎？荀子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
乘亂天下，欺惑愚衆，西子鬼以悅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
之所存者有人矣。魏志辛毗傳，執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

作三公而已。所引請敵降，皆以進豆卽字所引一先起詞。後誘令與假兩字，皆先起詞。果誠兩字，則後之勅字無起詞。故先豆爲惟使字必先起詞。衆領列傳使，不將折卽已。若必將之，破道軍者必括也。平原君列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持其未見而已。魏公子列傳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見天下乎。知北遊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梁未舉也。而哀又難之。諸使字皆在起詞之先。蓋使字雖設辭而有使令之意，故皆先起詞。然則令假兩字當從同與。

連用兩字者，則先起詞而無有後焉者。

設辭往往借用兩字者，乃因家世承襲，或與音象於此變宜。

亡此書，李斯列專向使四君辭容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後漢張衡傳，向使能廢前願後，援鏡自鑒，則何陷於凶患乎？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台諸侯而匡天下乎？馬遷傳，假令陳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壤灰何異？淮陰侯列傳，假令韓信學世謀，棄不伐之功，不矜其能，則聖賢故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德，後世血食矣。大宗所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鏡子，因以求時夜，禪之列傳，今答宗廟器而笑之，有知萬分之一，假令吾民取長流一杯土，臨下以河，如其法乎？魏其外。

後有如丙宮發將軍則妻子毋須矣。濟快列傳。破使歸。附之。
快子季次原。德比。惟。畢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諸引
內所有曰鄉使曰向使曰假設曰假令曰浸假曰有如曰誠
使皆連用兩字而皆先乎豆之起詞。浸假後承以而字者。蓋
用如無主動字而假爲連字者也。又張釋之傳云。有如萬分
之一。而復言假令者。重爲設辭以諱之也。統觀諸引設辭。皆
推宕之。豆則辭意未畢。故必有收句以爲應者。而收應之
句有承以則字必字亦字者。有煞以矣字也字而已者。有無
承煞然而句意相應者。詳觀諸引。閱者可自得之。

設辭之後復有以雖字宕跌者亦習見也。

孝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誠求之者，設辭之豆也。雖不中者，跌進一步也。不遠矣，句則折收矣。商果甘此道矣。雖必明雖乘必強，稔苟子之不終，雖貧之不穢，又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誰得之列，俾使其中有可欲者，雖胡南山，猶有郢，使其中心無可欲者，雖燕石，亦又何感焉。伯願，傳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孫，莫敢觸其鋒，皆受列傳，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賈誼傳，屬令樊鄴，終漢，塗數十城，而王，今豈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徵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燕乘，苟可以明哲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上張侯射，齊，苟如是，雖日

受千金之賜一幾九遷其官思則有之矣將以存於天下而
知已知已則未也咨劉正夫齊若皆與世乎沈不自樹立雖
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諸所引節始則以設辭
一推繼以雖字一跌而後折收本意句法盡同最爲可法
其餘連字用以較量者則以猶尙與况矧等字又以與豈甯
孰等字互爲呼應

宣十二國故傳同况國相乎猶字低一層比况字跌入有勢
况字後但有國相一名字並無動字相續似不成句不知况
字後凡爲所比者概皆不言而喻此處爲所比者非徒困獸
與國相也乃以困獸之尙圍觀出子玉之復讎也今不言明

此所謂意已到而筆未到也有時况字上文雖無猶尙等字而從低一層說即在猶尙等字之甲裏矣又况字前有加以而字又字者所以助轉折之勢况字後有觀以於字乎字者所以明比於之義要之於句法則皆與單有况字者無別情十五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成十八勇夫單閉况國乎五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三子若彼者共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三引上文皆無猶尙等字以爲呼起但皆從低一層說則與書明者無異矣况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公倍十六百焉且備盡其辭而况於人乎食貨志夫羊乘之王禽家之保百室之君出信也

况匹夫繡戶之民乎。三引况字皆加而字。送孟秀才序可知。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齊郎議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商。不什則不可。否已。又况不如其齒哉。此况字前加以又字者。孟仁智問公未之益也。而况於王乎。又况乎以不賢人之召召賢人乎。張敬傳夫小國之君猶有賢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此况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况字之有加於前有襯於後。與無加無襯者。同一句法。故陳湯傳云。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趙策云。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律書

去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禮書云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而況中庸以下斬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
乎諸所引皆合例况字後句長者有將爲所比者說明以足
辭氣者昭七年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况
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做邑之卿從政
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叢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
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
不亦宜乎此節况字後四用矣字一用雖字皆互也直至能
爲鬼不亦宜乎方上接况字之句如此長句如不將能爲鬼

提明則辭氣不貫矣。

矧爾雅云况也。經史不習見。見於書者異解。詩經云矧可射。思義同。韓文鄆人對有云矧非是而免輸者乎。又送董邵南序云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其用法同况字。

以與字作比辭。而後應以甯字。如論語云與其奢也甯儉。以及應以豈字。如孟子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或應以孰若等字。如韓文云。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云云。皆已見與字篇內。

用以遞進者，則以抑將甯等字，以爲詢商之辭。又或以非惟不惟與亦抑復等字，爲撇轉之辭。要之此種連字，皆從假借而來，本無定式。而經史往往藉以推宕文機，故臚舉焉。

詢求之與，抑與之與，卽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孟求收與勢而不得，則反詰其人乎，抑亦立而服其死與，刺

策誠病乎意亦思乎，三引抑字，皆以領起進商之句者，暗寓轉意。所引秦策句內，意同抑字。莊六年云：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昭元年云：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與崔羣書云：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三引抑字，皆轉折之辭。秋水此危者，與其死

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卜居吾甯悞悞然
狀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云云五曹君列傳人生
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然
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
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諸引句中兩商之辭有皆
用甯字者有甯將兩字爲先後呼應者有單用將字又有將
抑並用者皆無定式唯其是爾經史內於兩商之句有以其
字領起者昭十年云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答呂豎山
人書云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

非而趨是耳。孟嘗君傳則云：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是其字之外，又以且字再商者，姑錄之以見文之善變。

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則孟傳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隱十一家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平準書非獨治羊，治民亦猶是也。刺客列傳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種洽陵今一朝選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登，容願依遲不卽歸於下國也。三上宰相書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守戒諸侯之八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諸引節。

皆一推一轉以不惟非獨豈惟爲撇者即以亦却固復等字爲轉而概然以也字者所以足收轉之勢也亦猶兩商之辭然以乎與耶等助字者所以寫其擬度之情也其他或假狀字或假動字以爲連字者繁不悉載學者披閱往籍當自得之